

第八講

女性神學家

「女性神學」這名稱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才開始出現，可以說是個相當新的名詞，但女性神學的想法早已存在。

我願意舉出早期從事女性神學工作的三位女性，其中最受人注目的是十二世紀一座大隱修院女院長，名叫布爾德加（Hildegard of Bingen, +1179）。她常與許多學者交換文件及論文。當主教座堂的學校，也就是神學的重鎮中心日漸重要時，她用心地將她所寫的文稿給許多著名的學者過目，以便讓他們知道她的文稿具有相當的學術性價值。

她是一位有遠見的女性。因為一直到十二世紀，在修道院的背景下，女性可以毫無阻礙地成為學者，也可以和男性學者交換意見。中世紀初期曾有一些非常有學問的婦女，她們寫一些解說基督要理的劇本、歷史及心理學。雖然女性學術與男性學術並存在修道院中，但因為當時的一些書稿只能租不能買，而且婦女無法隨意旅行、住宿旅店，以便借用這些手稿，因此希爾德加預見，一旦學術離開修道院，進入當時主教座堂的特殊學校時，婦女就會被排擠在外了。

事實上確實如此。有很多在她之後的女性神學家著作，並沒有參與和當代神學或哲學交換的活動，她們自己發展成另一支靈修學派。當然她們所寫的東西很好，也很有用，但並不在神學的主流脈

系中。希爾德加預知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她堅持將自己的文稿拿給學者們看，並要求他們看完後蓋一個章，以證明這確是她的手稿。她寫過很多不同的題目。

我提及她，不只因為她是個很好的神學家，也是因為她是一位女性神學家。比如，她辨駁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有關對婦女本身及女性特徵的誤解。她在當時是位稱職的醫生、解剖學家及生物學家。她從生產學、解剖學來說明亞里斯多德思想的錯誤。她說，如果認為女性是由有缺陷的男人形成的，那根本就是不懂生物的基本生理現象。

她也反駁將女性視為天生就是溫順、服從的本性。她說，在她管理的一女一男兩座修道院中，她經過仔細的觀察及研究，發現很多男性和女性一樣服從、溫順、沉默，而有些女性則同樣具有攻擊性。雖然男、女個性上會有某些不同的傾向，但仍有很大的重疊之處。她以她的研究反對女人是感性的，而男人是理性的說法。

希爾德加真是位令人喜愛的神學家，可惜她有關靈修方面的著作，重視女性價值的遠見，仍只有拉丁文原文，被翻譯成其他的文字很少。反而她在生物、植物及地質學上的研究很多已被翻譯了。

另一位我要介紹的是茱利安（Julian of Noreia）。她是當時一個半隱修團體的一名成員。她們從不離開堂區提供她們住的房間，她們守貞，在房間作默觀祈禱，但可以為堂區的人提供諮商、為教會服務。她們必需隱姓埋名，這是她們修會的特色，因此沒有人知道她個人的真實姓名，而以修會的名字「茱利安」來稱呼她。

她在十四世紀給婦女們做了很多的諮商服務，反省很多婦女向她所述說的痛苦、壓迫及歧視。在她記錄下來的祈禱文中，她開始以女性的言詞來默想天主及向耶穌祈禱。她從若望福音中得到一個圖像，即耶穌在十字架的痛苦中產生了教會。從這個圖像，她看到

天主的本性，是以慈母的言詞來表達的。她所寫的東西非常優美，值得閱讀。

我稱她為早期的女性神學家，因為她一反當時所用的男性語言、圖像，而從她本身的立場及她做諮商的經驗來看堂區的婦女問題。

第三位我要介紹的女性神學家是大德蘭（Teresa of Avila）。並不是因為大德蘭被封為教會聖師，也不是因為她寫了很多有關靈修的著作，是婦女模仿的對象，而是因為她的著作本身就是不斷從女性的觀點對當時的思想提出挑戰。

她覺得不能因為婦女沒有受教育，不會讀拉丁文，就不讓她們接近聖經。為了避免法庭控告她的危險，她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來表達看法。她常在西班牙各地旅行、演講，創立男、女修院，與主教們辯論。有位樞機主教寫信到羅馬告狀，抗議她的一些作為。他說婦女應該是安靜的，而這個女人在西班牙各處演講，好像自以為是教會的聖師。結果後來她真的被稱為聖師。

十七世紀時，發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可惜這些婦女都是無名氏。她們屬於一個叫「貴格教派」的誓反教團體，她們自稱是「友誼的社團」。這個團體強調，每一個信徒都能在心內聽到聖神的聲音，對基督徒而說，耶肋米亞先知的預言已在那日實現，人們不必再尋求教導，因為天主已在每個人心中，貴格教派稱之為「心靈之光」。

早期貴格教派的婦女非常安靜、有禮，但也特別強調以婦女的觀點來表達傳統的基督信仰。因為早期英國貴格教派這種強烈的婦女意識被認為是脫序現象，所以受到壓迫，甚至被人拖到市場公開鞭打。

在二十世紀初期，有一些婦女，特別在英國聖公會裡，對聖經

解釋的偏見及性別歧見，尤其是有關女性的角色，開始提出了一些非常嚴肅的問題。其中一位特別有名的叫桃樂絲賽雅（Dorothy），她是一位有經驗的文學分析家及哲學家。她的偵探小說也非常有名。她在二十世紀初期寫了《我們女人是不是人？》這本書，對基督信仰及基督宗教訓導當中有關女性的說法提出許多質疑。

不過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我們所知道的女性神學運動才真正的開始。一個非常憤怒的，名叫瑪麗戴利（Mary Daly）的年輕女子，是美國最早獲得神學的女博士。她寫了一本書叫《教會與第二性》，在一九六八年出版。那時，還沒有人用「女性神學」這個名稱，那就像是戰爭的口號。

在瑪麗戴利出版了這書之後，婦女們組成許多小團體，開始討論她的著作。那時，有一小群擁有美國神學博士學位，非常重要的婦女，她們常聚會討論瑪麗戴利所提出有關婦女受壓抑的控訴是否正確，或過於誇張。

因為第一本書銷售的狀況非常好，所以出版商希望她再寫一本。一九七三年她又寫了另外一本《超越天主父》。這本書的想法認為，我們不應再稱天主為「父」，而給天主一個父權的印象，造成一個父權的教會觀。這又引發了激戰，使這本書更加暢銷。

第二本書之後，討論這些問題的婦女，開始收集資料編集成書。一九七四年，蘿絲瑪麗魯德爾（Rosemary Ruether）出版了第一本選集《宗教與性別主義》。在這本書中，她們或是寫自己在教會中的經驗，或是寫教會歷史中所發生歧視女性的例子。

我也被邀在一個小組內討論這本書，並提交一篇論文。但當我發現這本書中充滿了憤恨時，我抽回了我的論文，不再參與此團體的聚會。

美國人有時喜歡創一些新的字，例如「性」(sex)，「性別主義」(sexism)，「性行爲」(sexuality)等等。八〇年代大家同意，除非談到創造性的關係，否則不用「性」(sex)這個字，而用「類別」(gender)來作區分。所以在早期英文著作裡，大部分是「性」，後來就用「類別」來區分。

一九七五年英國撒拉麥克倫得(Sara Macheland)，寫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她是一位聖公會牧師的太太。英國聖公會和天主教很接近，可是他們不接受教宗的管轄，有自己的聖事儀式。在教會早期，他們有修士、修女，但並不要求牧師守獨身的生活。在她的書裡，她描繪如果在教會中，婦女能積極參與各個層面的工作的話，教會可能呈現出的想像境界。這是本非常有意思、充滿想像的書。

在一九七六年有一本特殊的、有聲望的神學雜誌《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是由美國東岸馬利蘭和紐約的耶穌會所編輯的。他們收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神學潮流，如有關倫理神學、基督論，以及聖經學者最新的思潮。這本論集並不全由耶穌會士所寫，它是一本在英語國家中有關天主教思想首屈一指的神學雜誌。

那時的編者華特博哈(Walter Burkhardt)在一九七六年編輯了一個有關「女性神學」的專集，這是「女性神學」的名詞第一次被採用。在這專集中，他邀請一些女性作家寫她們認為最急迫需要考慮的事。包括一些從拉丁美洲來的思考評論，及一些對瑪麗戴利的回應文集。他在編者的話裡介紹女性神學是解放神學的一分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讀者認真看重女性神學。

一九七六年宗座出了一篇有關婦女能否成爲司鐸的文獻。因爲除了神學之外，有某些團體鼓動要祝聖女性成爲司鐸。這文件中列

出五個女性不能成為司鐸的理由。

因此第二年，有一對夫婦藍寧和奧琳斯衛德勒（Lening and Orlin Schweetler）出版了一本《「婦女」司祭，天主教的評論》文集。這是對梵蒂岡文件的天主教評論。

此後，他們夫婦和一些人組織了一個在天主教內為教友爭取權利的協會，組織名為「天主教教徒權利協會」。雖然他們的文章流傳很廣，可惜並未影響到教會的決策單位。之後只有一些零散不起眼的文章或反對梵蒂岡文件的一些討論會。

直到一九七八年出現了一本很重要的書，這是一位誓反教的聖經學者費麗崔博（Felix Treber）所寫的《天主與性別的辯解》。她以謹慎的及學術性的態度來分析，在解釋聖經時，從女性的眼光看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她仔細思考並遵守許多學者對解釋聖經的理論。瑪麗戴利的書充滿攻擊和憤恨，而費麗崔博的書則完全不同，這是第一本很專業及有學術性質的單行本。她對聖經的詮釋分析得很深，也講得很清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這本書出版之後，很多人開始加入討論。

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這類的書大量出爐。書出版得越多，看的人也越多。通常如果一個主題發揮至盡後，出版商不願再出同類的書，但是有關婦女神學的書越多，賣得越好，出版商自然就願意繼續出版。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書的品質就良莠不齊。有很多好書，但也有一些全是無稽之談。只要有新書，出版商就搶著買。所以要從這一大堆的書中選一些好的來推薦不容易。

一九九三年，我的一位朋友出版了一本叫《救救神學》的書。在這本書中，一方面有十位婦女從女性的觀點將神學分門別類，重新加以了解。另一方面在每一章節後附上很長的書目，其中包括七十本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早期在美國出版的有關女性神學的書。有

一兩本是在英國出版的，但歐洲大陸的卻一本都沒有。

在歐陸定然會有一些女性神學的思想，可是我並不很清楚在法國的情形。我知道有一本書是依蘭馬克斯（Elene Marx）和依撒伯爾德庫特法朗（Elisabeth Decufran）兩人合著的《法國的女性主義》（French Feminisms）。她們對法國所發生的事作了報導及簡介。英譯本是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在德國也出了幾位重要的作者，例如有桃樂絲左肋（Dorothy Zehner），烏特朗克哈內曼（Uta Renke Hahnemann），後者在一九九〇年寫了一本批評教會的書，找了一大堆的證據揭發教會內所發生的不好的、偏頗的事情。她的言辭比瑪麗戴利更為激烈。她主要攻擊的對象並不是天主教會及教會的司祭職。

開始討論瑪麗戴利書的婦女包括猶太、誓反教及許多不同教派的婦女。她們是一個聯合教派的團體。誓反教徒強調的重點是聖經，這使天主教參與者遲滯不前。猶太教的婦女專注在日常宗教的活動，特別是在崇拜中所扮演的角色象徵價值，她們感覺她們在崇拜禮儀中遭受排斥。因此希望引起這方面的注意。因為這是一個宗教聯合的團體，所以呈現一種比較多面的看法。如果純粹是天主教的團體，則重點就會放在教會學了。

一九七〇年後期，北美的女性神學家開始和拉丁美洲背景的女性神學家或代表取得聯繫。首先她們找出移民到北美的西班牙語的婦女，然後接觸在中美及南美的傳教士，尤其在耶穌會大學教神學的女教授們。因為拉丁美洲的耶穌會非常關注大學與窮人的生活，在大學和窮人中發起解放運動、社團工作、發展工作等。

最後我要介紹一本很重要的書，是一位誓反教的神學家 Pamela Dicky Young 在一九九〇年寫的《「女性神學」基督宗教神學》。她在這本書中設法整理、建立一些新的方法：如何尋找資

料，選擇資料的準則是什麼，要怎樣使用這些資料，是否要用當代神學家的分析法或綜合法。比如，誓反教的田立克，天主教的拉內，存在主義哲學，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思吉肋貝克斯的方法。或者要用一些過程的方法，在傳統哲學中有很多不同的神學研討方法，應如何組織資料及如何做結論。Pamela Dicky Young指出一些選擇及建議一些方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帶給女性神學不少鼓舞及開始工作的動力。

Holy Spirit Seminary